



虞初新志卷之十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記同夢



宜 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技讐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礪一冊。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為奠。夫子所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為。予曰。雖然。大塊之氣。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一

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馮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為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青梅一丸。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

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統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瀹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暎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姑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覲遇天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二

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啓姬評云麗娘見形于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寄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夢以誌

異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
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
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
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
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
夜旣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
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
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
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層
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
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
大半皆司直同官旣欲邀司直赴晏司直正辭讓間
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闈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
擁玉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
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
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

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爲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耶。

啞孝子傳

王 潔 汲 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旣啞。手復攣。僱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糝糲。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懽然進。簞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燬於先聖。樞星門下。而歛其燼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餽飼之。苗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舁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五

洧盤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瘖復攣。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溪得史公遺法。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六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睚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僮僕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于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此或作叶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批。此名之曰此僊。亦謂箕僊。又謂之扶鸞云。凡此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沔州人。唐禮部侍郎涓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此僊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曰昌。董萬憲。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王人玉。暨予兄淶。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入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僊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爲汝輩乞之。停此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筍。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

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子家樓上。凡請僊。必須樓。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臯。凡爲僊子弟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枝不求。至何足以臧。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膝。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八

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僊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予藥方下。卽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

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卽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九

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酌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炙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讚曰臉臞而衷腴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

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泗杏之通儒盛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褻迨滄桑之會張生旣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亾僊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南宮與否僊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臨何公紘度陳公瓚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旂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乩僊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

房乎。或曰筆僂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予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週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觴政皆所優。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二

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泠泉記

潘介 功石

中泠。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膈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中泠一勺。清徹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噲。噉。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卽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

嶙峋森森若奇鬼異。以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悒悒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皆挾中泠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憇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亘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綆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三

泠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綆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綆。啟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鐺。須臾沸起。就道士瘦瓢微吸。

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不徒泉而異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僮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履鼎爭傳獨中泠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煑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張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四

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恒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絕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繩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約水已滿甕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間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犇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五

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

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汚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

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見逆力。曳兩頭。佩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蠡

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
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
用隸人麾下爲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
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
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
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
選軟凡庸退蕩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
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此嗚呼是誰之過歟
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髯寫生而着
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
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向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餼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向向為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漢山高。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為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六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廬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壓橫奔月窟。

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激灑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

水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通會。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

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喫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

都在衆生心地開。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
豹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凌
嶺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麓
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出楚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屠釣今之異人隱于乞
勾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勾
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卽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鉞徒障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

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款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築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鈿閣鐫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著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已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

皆落地不任葦。獨宓草微能食乾鱉。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餼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唱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稽太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

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麩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爨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曰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五

卷十五 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六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登委蛇相通。觀者遠近。累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一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

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

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齋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

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

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縲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四

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

戶。扁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懇靛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五

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鴉娼。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吹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勦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六

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罍盡投諸殺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殺核投罍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梓孟盃盎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墜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

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

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宿。傲慢公卿如觀變。塲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闕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八

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祇廟事矣。○

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

始總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

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細。襖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貶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九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

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
以見此優。

聞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
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
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
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
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
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
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

談人閨閫。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
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
爲法矣。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
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礮
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
何所逃。奈何。格格憐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
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
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

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一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鉞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猓猿猴。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蠢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荅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三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
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
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
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
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
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
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
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四

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
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
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
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
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
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
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
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

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徵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滌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遷甫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六

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錫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蓋孟弼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淡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

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梯爲

記采樹葉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襪。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卽甚湫溢。囂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輾轉不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櫻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句力弘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

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儼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剡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子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

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欸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噴。急索畫。曰。尚未欸。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九

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欸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項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後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二十

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畀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

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滴立
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
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覺之投以水帶
水沸作魚眼數十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
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
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
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
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
固自有時哉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張山來曰旣是神禹時物不識高麗使人何以知
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
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
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令昆弟輩取六
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
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
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
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
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有抄錄一字亥豕輒自
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
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
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
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
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
集姑篾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云唐
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
嵇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瞽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爲嗇于目故專于心想亦理當然耳○予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爲瞽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瞽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于此以供談柄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旣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有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旣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五

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

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會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因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俟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有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

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杳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莫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忌查君之德。尤可謂蹇然足音矣。

